

薛 汕

书曲散记

7.39

国文献出版社

163
书曲散记

薛 汕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河北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1/32开本 5 1/2 印张 112 千字

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统一书号: 10201·40 定价: 0.30元

序

薛汕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他对于南方曲艺,特别是闽粤曲艺的研究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是费了一番心血,是很有成绩的。我仔细地看过他的十几篇稿子,认为书名不如称为《南方曲艺丛谈》。前年一月他写信给我说:“我在二月去福州,顺途去潮州及广州,恐怕在三、四月间才回京。”大约他又在福建、广东印证了一番他对这些种曲艺的考察。去年八月他又写信告诉我:“关于我的书稿,我考虑了一下,改名《书曲散记》较与书目文献出版社的需要接近。”他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取这书名。我不怕见笑,实在孤陋寡闻。我想“书曲”这两个字连用,我还是陌生的。既称为曲,就应该是戏曲或散曲,“书曲”怎么会是曲艺的别称呢?后来我看到马少波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写对于苏州评弹的介绍文章,也称为“书曲”,我再思索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书曲”两字应该分为两个词来念的。说到“书”,评弹又称为“说书”,评话称为说大书,弹词称为说小书。至于“曲”,我的脑子里只想到戏曲、散曲,却忘了还有“小曲”、“杂曲”。

他在前年八月的信中,附了《书曲散记》的目录。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删去了一篇谈戏曲的文章。原来他写了五种大书的介绍。他这五种“书”是中国最长的福建弹词《榴花梦》,写了三篇。(我要他删去前两篇,他没有照做。大约他想保存他研究这部福建弹词逐渐深入的过程。)妇女弹词《再生缘》也有两篇,值得一同保留,因为原书有二十卷,

女作家陈端生写了前十七卷，女作家梁德绳写了后三卷。薛汕一篇谈原著，另一篇谈的是现在的说书人秦纪文根据原著的改编，可说是再创作。还有两种“书”是广东出名的木鱼书《花笺记》和《二荷花史》。最后一种书就是福建的《荔枝记》，薛汕附带还谈了福建的其他曲艺。

薛汕所谈的这五种“书”都是赫赫有名的。关德栋的《曲艺论集》（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曾写过一篇李桂玉的《榴花梦》。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和阿英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都谈起这部长达三百六十册以上的大著，道光年间就有抄本。陈端生等的《再生缘》三册已由河南中州书画社出版，是刘崇义编校的，收入我所主编的《中国古典讲唱文学丛书》。《花笺记》和《二荷花史》，梁培炽的《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第四章就长谈“《花笺记》在国际文坛上之影响。”《二荷花史》被称为九才子，在第三、四面也有较详细的叙述。《荔枝记》的故事来源于四十册的《闽都别纪》。另有《荔枝镜奇逢传》流传在国外，国内极为罕见。

我所最偏爱的倒是薛汕的《扣曲九种概说》，因为他所说的九种杂曲，有几种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只知道锦歌、南曲、粤讴、木鱼书、龙舟歌这五种，还有四种，我是陌生的，甚至连曲种名称也不曾听说过。记得福建“南曲”于一九六三年春节将近时来沪演出，就在南京路华侨饭店楼上，请大家去听，不售票。当时我和希同、徐凌云、戚雅仙、毕春芳和许多文艺界的人士全都去听，附带唱“锦歌”，是现代曲子。当时我对横弹琵琶，犹存古意，极感兴趣，另外还写了一篇极短的文章《南乐晚会小记》在《新民晚报》上发表。

全文是：

渴望能听到福建古老的南乐，终于在侨联举行的南乐晚会中实现了愿望。

器乐合奏《梅花操》开场先就吸引了我。琵琶、洞箫居中、二胡、三弦在两旁合成“四管”，乐声幽静清扬，优美动听。接着就是有名的南宋时代陈三五娘故事的演奏，《序滚》使我联想到唐宋大曲的《散序》和《滚》。倾诉昭君怨苦的《出汉关》，赞颂朱弁忠义的《公主别》，都使我振奋。

休息时访问了老艺人白水仙。他演唱《锦歌·海堤之歌》，颂扬了集美长堤，年过六十，犹为童音。滑稽歌《一位老伯公》之后，接以提倡节制生育的《一丛柳树枝》，再殿以破除迷信的《看命先生》。这一组四曲古为今用，体现了面向工农兵的文艺方针。

最后的对唱《拜告将军》，叙孟姜女向关官诉说万喜良被拉夫筑城，关官同情她，骂秦始皇无道，孟姜女表示要坚心寻夫，唱得颇为动人。我怀疑这些唱词可能是从宋之南戏《孟姜女送寒衣》转化来的，甚至有些唱句竟是原词，是非常古老的东西。我将宝爱厦门市金凤南乐团的《南曲唱词》，还要仔细地探索这些唱词同宋之南戏的密切关系。

粤讴、木鱼书和龙舟歌这三者都是广东人爱听的曲种。

日本波多野太郎对这三种都有研究，写过论文，收入《中国文学史研究》。招勉之对于他同族的先辈招子庸和冯询有名的《粤讴》也写过文章。我曾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到七月在海丰中学教过半年书，临去以前，曾在广州亲聆招子庸粤讴

《吊秋喜》，这是他呕心沥血为他所爱的女艺人写的吊词，情真意切，所以格外动人。至于龙舟歌似是抒情的短篇或是小故事，是较早出现的，颇为朴素，而木鱼书却是叙事的长篇，其中较长的《阴阳扇》却有二十本，除几种较为优秀以外，一般都只是繁琐地铺叙故事。

我从未听说过的是《台湾歌仔册》，我看了以后，认为文中没有谈到这曲种究竟有哪些曲目。薛汕听从了我的意见，补写了一篇《台湾歌仔册叙录》。另外甌歌、竹板歌和潮州歌册，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四个曲种，都使我增长了知识，我是最感谢薛汕的。潮州叙事的歌册，我看到谭正璧先生买了不少，我只买了几种，这些潮州唱本我是熟悉的。倘若薛汕的潮州歌册不是指抒情小曲，那我见到的就较少了。

去年八月十八日，薛汕又写信给我说：“您为我审阅的稿子我已收到。我细读一次，十分感激。特别是您为我指正的地方，十分亲切。您不愧是一字之师，而且是俗文学的师表。这番稿子略加整理，加强台湾语的解释，《南曲》重写过半。”

去年十一月廿六日薛汕写信给我说：“拙著《书曲散记》已通过，请您为这书写序。您以八十高龄，为我写序，我心不安。怎样谢您呢？我当踏着您的脚印走下去。我心里这样想，也将这样做。”我也就以这些话作为我序言的结尾。

赵景深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略谈《榴花梦》	(1)
记《再生缘》的整理	(14)
《花笺记》校勘	(29)
《二荷花史》校勘	(38)
《荔枝记》及其他	(46)
《三春梦》初窥	(57)
打曲九种概说	(73)
一、飏歌	(73)
二、锦歌	(79)
三、南曲	(82)
四、粤讴	(92)
五、木鱼书	(96)
六、龙舟歌	(108)
七、竹板歌	(118)
八、潮州歌册	(121)
九、台湾歌仔册	(131)
台湾歌仔册叙录	(143)

略谈《榴花梦》

《榴花梦》是一部长篇的弹词，共三百六十卷，共计四百八十三万八千四百字。一向以长见称的《安邦定国》、《凤凰山》，仅有它的四分之一。比传统的说部《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等书又长四倍至八倍，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还长三倍。一九三八年郑振铎发现后，认为是最冗长的一部巨作。

这部书是清道光辛丑，即一八四一年——那时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中，一位女作家李桂玉所写的。她的一生除删订《三奇缘传》外，就是写了这一部书。

这是一部极其宏伟的说部，以唐代兴衰为背景，通过桓、罗、梅、桂四大家族写出桓斌、玉桂、桓魁、梅媚仙、罗锦魁、桓珠卿……等一连串人物的活动，特别表扬了桂桓魁这样一个“女中英杰”。作者写的虽是唐代，实则有感清代的衰败，用以惊醒世人。

这一部书文字优美，描写细致，情节动人，当时被书家评为：“意则层出叠深，事则千奇万变，……非细心领悟，不能穷其妙也。”

这一部书一问世，即备受读者欢迎，虽然没有刻本，但读者纷纷辗转传抄。在福州的租书铺，百余年来，以租《榴花梦》为最多，一直没有中断过。可是，历时过久，流传抄本掉段错字很多，大都仅能得读一部分。从一九三八年起，数

十年来，一直没法凑足全抄本。

现在，全部抄本已找到了，这是发掘中国民间文艺遗产的又一收获，希望有关的出版社考虑印出，使《榴花梦》得见天日，以满足读者的渴望。

一九五七年六月 北京

二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学术简报》上，提到福州已获得两部《榴花梦》的全抄本。

这部书，阿英、关德栋、赵景深的书目和有关论文，曾提起过，但简略极了。语焉不详，原因是没有见过或读过。只有郑振铎在一九三八年写的《中国俗文学史》中提到：“福州传唱最盛者为‘评话’，也即弹词的别称。中多杂以方言。但多为抄本，很少刊印出来的。闺阁中人往往向专门出赁这种‘评话’的铺子去借阅。有《榴花梦》评话一种，最负盛名。闻有三百余册，可谓为最冗长的一种了。”这里把它的形式误为评话了。《榴花梦》虽然是弹词，但与福州的“评话”不一样。说书家没有说过《榴花梦》。

《榴花梦》虽然长得惊人，可是它在内容上的吸引力，并不妨碍它的流传，辗转传抄，即使错字落段的很多，一直是租赁书中的“王牌”。这些抄本，大都书前没有序，书后没有跋，甚至连卷目都没有。即使这样，抄本虽难估计究竟有多少，而抄本全帙者只有三部：一部毁于火，一部现存福建省文化局，一部现存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足本到一九六〇年才陆续发现，所以郑振铎生前虽几度在福州访书，终未觅得。

《榴花梦》是女作家李桂玉所作。她究竟用多少年写

戒，已无从知道。但《榴花梦》正式与读者见面，系在一八四一年，即清道光辛丑年。为什么《榴花梦》获得福州妇女长期间的爱好，什么力量使它那么风行？据李桂玉的《自序》，她的盟姊妹陈俦松作的《序》文和第一卷《唐天子建储安国本，贤小姐园中争宝剑，桓总戎遣子探亲，桂舍文月下遇妖魔》中，可以了解到下面几点：

第一，李桂玉的情况。自号佩香女史陈俦松的《序》里说：“今夫《榴花梦》一书，系余盟姊桂玉所著。盟姊生于西陇，长适湘，为舅氏所钟爱。性本幽娴，心耽文墨，于翰章卷轴，尤为有缘。每于省问之暇，必搜罗全史，手不停披，出语吐词，英华蕴借，常对余偶评历史兴衰，于唐室有大兴叹，……。”在第一卷的开头，李桂玉于文里剖白说：“朔风凛冽暮冬天，长夜严寒转未眠，冷月半轮窥绣户，残檠一盏射帘前。自怜弱质难酬应，犹幸高堂有动怜。闭户每将针线缀，消闲多近药炉边，常开奁具寻文墨，性喜研朱染小笺。《三奇缘传》经删订，《榴花异梦》再垂编。自愧拙才非咏絮，敢留字迹玷羞惭。只缘尘世浑如梦，捻指韶光去不还；一旦渺茫脂粉散，应无事业可流传，遗得数篇残句在，得人批点亦难寻。故而不揣粗庸句，搜集成编付梓人；虽无正史诗书妙，离合悲欢颇足观。”可见她的身世、处境和写作的动机。

李桂玉是一个博学而多才的女作家，与其说读史兴叹唐代的兴衰，不如说她所处身的那个年代，正是清代从兴隆转入衰弱的时期。那时抗英的鸦片战争正在进行，她不能孤独置身世外，掩目不接触现实，很自然地关心国运，更重要的关心“生民”。但她生活在闺阁之中，于是只有采取历史的题材，来宣示一个热血妇女所应表示的态度。

李桂玉的一生，做了两件事：删订《三奇缘传》和写《榴花梦》。而《榴花梦》是倾其平生之力的。读《榴花梦》，不能不佩服她的毅力和信心。

第二，《榴花梦》的写作意图。陈俦松的《序》里曾说：“寓意寄情，翻新述旧”，看来，确实如此。李桂玉在自《序》里说：“是书也，独生色桂桓魁一人耳。夫桂桓魁一女子也，生居绮阁，长出名门，仕女班头，文章魁首，抱经天纬地之才，旋乾坤之力，可称女中英杰，绝代枭雄，千古奇人，仅闻仅见。当其深闺雉伏，不飞不鸣；一经骇浪，惊涛光起，百年事业”。

作者以唐朝为背景，突出地描写一位能文善武、心怀雄心壮志、有治国齐家、相夫教子的奇才女英雄桂桓魁。她把想象出来的丰功伟绩都加在这位女主人公身上，这显然表露作者为久受封建桎梏压迫的妇女鸣不平之音。《榴花梦》表扬桂桓魁时，根据作者的看法，约有四处用“无以加也”来说明，表达自己心中的怀抱。至于品评历史人物的是非，引以为教训，更是她的目的。可以这样说：她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爱憎分明的感情。

第三，《榴花梦》的内容。这一部书写了一些什么？写得好不好？陈俦松曾三读原稿，感染比别人深，她的话很可参考。即使陈俦松有“偏爱”，还可以进一步检验她的话，以证实她的“斯言不谬”。

陈俦松在《序》文里这样说：

“余三复全帙，深羨其提纲布伏，莫不一新，如海市之蜃楼，隐约幻化；如天孙之织锦，绮丽惊奇。而其言孝言忠，莫不入情入理。虽分桓、罗、梅、桂四大家，其意则首在南楚，

次在南蛮也。以桓武、玉桂、桓魁、梅媚仙为提纲，以罗锦魁、桓珠卿为压局，故斌玉有梦榴之祥，锦魁有购刀之兆，桓魁有登坛之命，珠卿有绣旗之梦，媚仙有金牌之宠，若夫梦蛟之纯考，琦徽之坚刚，毓钗之清贞，毓奇之潇洒，是为衬托之笔也。他如中间穿插陪伴，无非忠臣、孝子、奇英、名将、谋臣、娇妃、静女；意则层出叠深，事则千奇万变，望之如危峰叠嶂，屹立参差或形舞凤飞鸾，或现龙蹲虎踞，非细心领悟，不能穷其妙也。”

这些话简练有力，提纲挈领地介绍全书。她介绍了人物的性格，也介绍了全书的布局。对于唐朝的兴衰，在情节上怎样发展，虽然涉及的并不太多，但其意“首在南楚、次在南蛮”。李桂玉在全书所显示的主题也就在这里：通过桓、罗、梅、桂四大家族的变化，对唐朝的朝政，提出抗议。她是生活在清道光年间，她的笔锋，无疑地应作为针对清的“朝政”，因此，这部书积极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这一部书的文笔秀丽，记叙和描写，比较细致，不落俗套，音节自然，处处显出平凡的美感。从第一卷的引文，可以见到。而这种文风，是贯彻到底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四日 北京

三

《榴花梦》一书，李桂玉仅写了三百五十七卷。她是福州人，出生于甘肃，后来到湖南，可能跟随着喜欢她的舅父，或因结婚才回乡。字媚仙，丈夫是林肖蟠，与林则徐同系福州的望族。她是一个“闺秀”，身世坎坷，到读史有感而进行创作的时候，已是没落门庭了，至使她不能闭门不闻世事。

为生活，或为了其他的原因。现已八十六岁的叶清芬回忆着说：李桂玉晚年，曾在福州李家书馆教学，大约有三个比较心得的学生，其中姓邹的认她为干妈。这三个学生年长，李桂玉亲手誊出三部《榴花梦》原稿，以自己心血的结晶，为她们陪嫁的妆奁。她所写的《榴花梦》，止于三百五十七卷。大约因为图书中的主人公桂桓魁是一个巾帼英雄，壮志未酬身先死，这样有意让人去沉吟这是怎么一回事吧！现在还不能断定作者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还是由于别的缘故。实际上的反应，已循着很多读者的愿望发展：希望女中英杰的事业，中兴天下能后继有人。最近王铁藩、张传兴进行访书的结果，始知道从三百五十八卷至三百六十卷，为另外两位女作家“浣梅女士”所续写。浣梅女士系别号，为翁起前和杨美君共同创作的署名。翁起前已六十九岁，健在，杨美君已于一九五七年逝世。她们是在一九三九年用八个月的功夫续写的。翁起前腹稿，杨美君执笔。书中柳湘君继承桂桓魁的英雄事业。唐皇后被谋害，桂桓魁的儿子桂梦蛟为太子李诚谋捉到凶手报了仇。蟒蛇精冒充仙女，谋刺桂桓魁的儿子桂梦蛟被罗毓铨擒杀。……

这样的续写是不是很恰当，是不是与李桂玉的原书精神面貌相吻合？可以进一步研究。在这儿须加说明的，李桂玉所写的《榴花梦》，已不是她一个人抒发的心情了，而是当时百千读者待发的呼声。她为我们留下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间，对封建王朝的控诉书。与《红楼梦》同为反映清代社会的伟大说部的双璧。

《红楼梦》很多人比较熟知，虽非家喻户晓，但已没有人反对它具有反封建性的积极意义了。《红楼梦》在中国文

学史上的价值是早被肯定了的，可是对《榴花梦》比较陌生。尽管如此，它在客观上是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它和认识它的问题。

《榴花梦》在表面上是以唐代为历史背景的，里面也写唐代的兴衰，涉及君臣、家族和英雄的关系，怎么说它反映清代的社会呢？这不仅因为里面没有历代唐朝皇帝的本纪，漫说唐代兴亡史的重要事件。里面除了一、二不关重要的地方用太监的名字以外，其余是明清的文物、名称和体制。李桂玉的盟姊陈俦松在序中，毫不掩饰作者的意图，很明白的道破：“寓意寄情，翻新述旧”。所谓“新”，就是清代，所谓“旧”，假唐代为手段。所谓“寓意”，以此来显示对清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的颠倒是非，一团糟的不满。所谓“寄情”，就是作为檄书发出声讨警醒世人。也许有人问：为什么作者不用《红楼梦》的方法？一看就知道是清代的。这除了作者为了避免文字之祸外，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作者完全有权力采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正象《西游记》谁也不会作为唐玄奘到西域的历史记载来读。谁都知道所记述的是当时社会的痼疾，对于各种各样人物的刻画，不过是托神怪妖魔为化身罢了。

李桂玉通过《榴花梦》，提出她对一国的政绩的看法，实际上是针对清代来说的，她巧妙地用“唐代”和“梦”作掩护，得以避过封建统治者，使之在人民中间流传。从效果上说，已唤起读者的爱国主义的思想。福建不少妇女，一经接触《榴花梦》后，再不愿过闺阁生活，纷纷参加社会活动和民主革命的斗争，上面提到的叶清芬年轻时，因受到鼓舞，才在光绪年间入福建中学设立的“女子教育传习所”，这就是

佐证。

李桂玉通过书中桂桓魁这一女英雄的行动，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为妇女求解脱指明了道路。在她自己所写的序里，概括地表达出来。值得重视的是四处用“无以加也”。那就是：

一、一国的名将原应捍卫社稷的，可是“唐室颠连，干戈扰攘，外而藩镇拥兵虎视，内而宰臣专政梟图。妇夺专权、后妃虐乱，正国家凌替之秋，草野分崩之际。”只有这个办法，那就是“彼独弃脂粉于妆台，拾衣冠于廊庙，献策金门，才魁多士，立功沙漠，武冠一时。金台授印，力图匡复之功；虎帐运筹，华遂劝王之愿，金瓯重奠，社稷复安，是古之名将无以加也。”只要涉猎一下清史，那怕在隆盛的一六四四——一七八三年，顺治、康熙、乾隆诸朝期间，“外而藩镇拥兵虎视，内而宰臣专政梟图，……”不正外有三音诸颜部、准噶尔部……一系列的作战么？内有苏克萨哈与鳌拜的争夺和雍正杀皇子一系列的虐乱么？更何况到了分崩离析的一七八〇——一八四〇年，乾隆、道光期间，天地会、白莲教等一系列的起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穷于应付，王朝已是强弩之末，正存在上面所指出的弊端。

二、一国的主宰，必须“宜其恩加九锡，土裂一方，而治水筑城，省刑薄敛，搜贤才于山野，退邪佞于朝堂，是古之英主无以加也”。清的“圈地”，强征暴敛，“绿营”的为非作恶，借口“维民所止”、“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造成的杀戮恐怖局面，无一不是与一在“治水筑城”、“搜贤才”，二在“省刑薄敛”、“退邪佞”的做法相反，暴君恶主，成为众矢之的。

三、一国的仁政，也必须“况夫治国兼可齐家，拦车进谏，罢歌舞之通宵，避位上章，化恩波之普庆，使螽斯成诵，苕菜重歌，是古之哲后无以加也”。而清政一方是骄奢淫逸，“制食必依精庖为之，……食后辄按乐歌曲，……又复理晚妆寻夜宴”（见钮琇《觚觔》）；而另一方“民无立锥之地，鬻妻卖儿，家无担石、不厌糟糠者，十室而九也”。

（见同上）怨声载道，苦吟不已，那是“盛世”的景象！

四、一国的贤臣，仰望着“俄而干戈辟逼，谗慝交加、骨肉散而怨隙生，国家危而猜疑起，卒能匡君救母开天王感格之心，剪佞安民动黎庶升平之乐也，是古之贤臣无以加也。”作者对清失望了，于是与顾亭林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见《日知录》）王船山的“仁育义植之土氓，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见《宰制》）很自然的一致。为完成她的理想，便孕育了《榴花梦》。李桂玉所以充满着热情，把桂桓魁的形象树立了，正是她在序中所说的：“尤难者，处于千军万马之中，笑谈自若，际恶怪奇妖之队，锋刃莫樱情钟姊妹，何况刘股义重兄弟，不惮开疆拓土，馭兵料敌别具心裁，复险临危不形声色，为千百代红裙巾帼增色生华。欲求其匹者，岂可得乎？”作者爱憎分明，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也就在这里。对昏君暴主的小恩小惠，粉饰太平，她藐视着“救灾恤怜，宣威布德是可在其次也”。她进而要歌颂，要鼓动为万民的人杰。要是问：桂桓魁这个英雄人物的真实人物，却是现实里存在的人物，也可以说是无数草莽女英雄的综合的典范。甚至可以从中找到早些贞义夫人和晚些伊帕尔罕的影子。自然不全是她们的声音面貌，而是李桂玉所创造的更美更富有理想、或者说洋溢着

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

李桂玉把难得“求其匹者”的人物，她们的丰功伟绩、千秋事业，以“红似榴花”，百花的骄子来作象征。而唯一的是象她所说的“二十余年，锦绣之丛而一旦启清纯洁身之见，明心悟性，入圣超凡，弃家邦于一瞬，留遗响于千秋。生前规夫婿宜惜声名，身后遗子孙惟持忠孝”。从而遇到“神游三岛，名振九京，释忘于一朝，留藩基于千载，是众人皆醉而彼独醒也”。作者追求的是什么境界，由于她的人生观的限制，可能仅有朦朦胧胧的民主思想，也就没有把这样一个“独醒”的人物，赋予更崇高的生命。譬如说通过她的群策群力以开辟一个新的社会，从根本上来加以改变制度之类。在那个时候，作者对活生生的现实，只好说是“梦”，但她的企图不是“梦”。这就是作者不愿在榴花三梦以后，出现“倘随三梦全消”的惋惜局面。

下面，谈一谈《榴花梦》在内容上企图达到的目的：

（一）笔尖指向。《榴花梦》不是写唐代而系写清代，作者的匕首，主要的是对着皇帝道光，次要的溯及以前各朝。《榴花梦》完成于一八四一年以前，说部之长，使李桂玉倾了平生之力，最少是二、三十年不为功，耳濡目染，必然反映这个期间的特点。陈俦松在序中所提到的“盖自贞观以后，法纪乖张，中晚以来，朝纲废弛。外藩侮立，逆阉无君。神器动摇，柔懦不振。”已划了一个轮廓：主神器的正是道光，柔懦不振的也正是道光。全书三百六十卷，二百卷以后特别受读者的欢迎。正因为说部的发展，已入道光的氛围，充满着在道光年代的现实感。一八四一年以前，鸦片战争正在进行，特别是一八四〇年，英帝国主义的兵舰侵入厦